

丹青妙吟

杜宜民 主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

目 录

- 1、丹青妙吟.....清涧 晓晗(1)
- 2、奠基在大趋势的浪尖上.....林辰(66)
- 3、“毛糙”官.....晨言(90)
- 4、微生物之王.....宵汉 建民(105)
- 5、黄河，你不能枯干.....李瑛(119)
- 6、“金凤落梧桐”.....心远 建民(140)
- 7、东鹏之举.....森林(155)
- 8、大山的儿子.....张志英(180)
- 9、敢问路在何方.....韩森林(196)
- 10、太行魂.....许慧国(221)

丹青妙吟

清 海 平 晚 吟

引言

在河北省南部，有一个叫邢台的小城。因古时善用卧牛之地形容地域狭小，故历来被人称之为卧牛城。

说到这座城市的小，小到只有一城四关，虽说现在又向四周辐射延展了不少，但别说和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相比，就是和北一南的石家庄和邯郸比起来，仍小得可怜。也正是由于其小，和外界交流困难，所以古往今来，很少出能载入史册的人物。元代的时候，这里曾出过一个无文历算科学家郭守敬。由于他卓越的地中测算与独到的天文研究，后来世界上这方面的研究者们，便把月球上的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把太空中的一颗行星也命名为郭守敬。这个郭守敬的卓著功绩，很使邢台的人们高兴，直到今日，人们还为他建了纪念馆，把他的铜像立在馆里，并把纪念馆前的一条大街更名为郭守敬大街，准备把这种自豪感世代延续下去。但那毕竟是历史，人们在自豪之余，仍不免感到有些遗憾。在中华民族腾飞的今日，邢台就不能出几个做出卓越贡

献的典型人物，使翘首渴盼的人们精神为之一振吗？

失望这东西，本不是一个正统的词汇，在中国人的心里从来就没有久远的生命力。当然这种民族优化意识，在邢台小坡也是一样。前几天，《邢台晨报》猛地爆出一条新闻：黄耿卓、黄耿新二兄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消息虽不大，却象个胳膊粗的红袍“高升”，在小坡上空炸了个震天响！黄氏二兄弟在邢台早有名气，他们的国画作品同时参加了第六届全国美术展览。黄耿卓的作品《动心》并被评为优秀国画人物，入选到北京再次参展。稍后，黄耿卓的国画《五·七》在中央美术学院结业展出期间，被意大利名画收藏家帕格尼尼高价购走。1988年2月，两兄弟的作品又被中国美术馆选中，于8月31日在该馆东大厅联合展出。这一次，不仅中国美术界震动了，北京乃至全国的美术爱好者震动了，连两兄弟的故乡——邢台的父老们也震动了。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激奋不已的大事。能在中国美术馆搞个人画展的，都是当代美术界名流。他们不是弟子三千的老教授，也是点墨千金的画界泰斗。展出来自小城市小人物的国画作品绝无仅有。这样的画展，别说邢台卧牛之城，就是纵览燕赵千里大地逐鹿争雄诸丹青妙手，登上这高深的绘画艺术殿堂者也属寥寥。

这是两个极平凡的人，平凡到进城入乡谁也认不出他们是画家。这是两个衣着简朴的人，简朴到走在大街上很快被人遗忘的地步。同时这又是两个艺术蕴藏量极充盈的人，是两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了解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各自有着一条艰难的相同而又不同的艺术追求之路，有着相同而又不同的求索之苦闷和成功的喜悦。可是，他们兄弟二人坎坎坷

坷的每一个艰难步履，不但局外人不知就里，就连熟悉他们的人也不知其详。那么，就让我们把这次美展作为他兄弟二人从事绘画的扉页，打开来，看看里面究竟有多少令人赞叹，发人深思，催人奋进的故事吧！

引言 二

河北省南宫县谢家寨的人都说，黄家有一片好坟地，并说这坟地是明代开国军师刘伯温由南京到北京从燕王任职途中给看下的。这种说法有几分准头，从来无人考证过，但黄家历代善于出名人，却是千真万确的。仅从前清道光至咸丰年间，在朝廷太学供职的大学士就有7人。到耿卓祖上这辈，虽说家道稍衰，他爷爷还是变卖了家产，到天津上了政法学堂。

这是旧中国典型的书香门弟。也可能是孔老夫子“学而优则仕”的观念顽固地植根于旧文人的意识中。多年来历代先人的言传身教，使这个家族形成了一条传世的庭训，就是倾家荡产也要让孩子们识字读书，通文晓礼。正是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耿卓的父亲毅然把家中仅有的30亩薄地托人照管，考入了天津水产学校。上学期间，他曾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于1937年毕业后，正赶上抗日战争爆发，他便以教书为掩护，长期从事民族救亡运动。后来又怀着救国救民之心，出任南宫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民政助理员。1945年，中国革命急需培养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奔赴解放战争前线，邢台作为老解放区，自然就成了培养人才的基地，于是，耿卓的父亲黄思光，在师资缺乏的紧要关头，毅然请求返回了教育

第一线。

有其父必有其子，但如果没有父亲的教诲，黄家兄弟姐妹7人也不会形成知识的群体，不同程度走上教学、行医、绘画等高层次追求之路。

耿卓的母亲毕玉兰曾是河北四师的高材生，和中国近代著名诗人田间先后同出于一个师门。毕业后多年的教学生涯，使她形成一种贤淑善良，望子成龙的思想基础。对于子女既有慈爱的关怀，又有师长式的严厉。子女们有了缺点，从不姑息迁就，并时时鼓励孩子们要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在这种环境作用下，黄氏兄弟姐妹都在属于自己的伊甸园里攀桂折枝，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大哥黄耿金现在沙河市一中任教，历年优秀教师。二哥黄耿侃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是阜新矿务局总医院副主任医师。黄耿卓排行老三。老四黄耿鲁在水电部三局子弟学校任教、现代诗人，已有一本诗集在手。黄耿新排行老五。六弟黄耿雷在邢台市文化局工作，颇具诗人气质，已有多首诗作散见于省内外报刊。黄耿卓的姐姐黄耿兮按说该排在耿卓之前，是名副其实的老三。她早年毕业于新疆哈密铁路学校，现任职于乌鲁木齐西站货运室。这其中，还就是耿卓和耿新没有求学的历史，偏偏这俩兄弟都迷上了绘画，并出双入对地跨入中国著名画家之行列。

众多有出息的兄弟姐妹源于一家，怎不会令人羡慕！怎不引人探究其中之奥秘。

自大哥黄耿金至六弟黄耿雷，谁也不会忘记。每当他们兄弟中有谁不认真学习，父亲便把他们叫到一起，声泪俱下地讲述日本侵略者灭绝中国文化，在扫荡中把他们全村的书

集中在一起，一把火烧毁的罪行。他们听了，一个个咬牙挥拳，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决心掌握真正的本领，报效国家。

好厉害的一把攻心之火啊！

(一)

1965年，是中国文化风暴孕育的前夜，“但惯于绝对服从的人们并没觉出什么不平静来，尤其是小些的城市，安居乐业之情态更是随处可见。”

邢台市中心有一座闻名遐迩的明代建筑清风楼，其左有一个古老的说书场子改成的电影院，顺其便，也就叫成了清风影院。这天，影院的美工韩喜增正埋头做画，忽然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站到了他的身边。当时，由于创作激情正盛，他也未看是谁，等画到一个阶段，放下笔，才发现来人是自己上高中的老师黄思光的三小子黄耿卓。那时，他读高中，耿卓才上初一。几年不见，小伙子竟长成大人了。

“耿卓，有事吗？”韩喜增拉过一把椅子让耿卓坐下，亲切地问道。

“没事，过两天就到冶金厂上半工半读了，这两天，转转。”黄耿卓缓缓地说，似有莫大的忧愁。

他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便怀着向往已久的艺术追求之心，考入了邢台文工团。但经过一年演剧生涯，他产生了油彩过敏反应，脸上的小水泡接连不断，奇痒难耐。最后不得不怀着遗憾的心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剧团，经组织安排到冶金厂报考了工读学校。

录取通知书下来了，过一个多月就要正式报到。这时他又顾虑起来，上半工半读，毕业后不是当技术员就是当工人，那样就要彻底和艺术诀别。别看他情愿地告别了剧团，但他总觉得自己对艺术有某种程度地偏爱，让他摒弃艺术，实在是于心不甘。

“过两天省里要在邢师举办一个节煤展览，需要画一些插图。市里来人找过我好几次了，我实在是腾不出手来，你敢不敢去试试？”大凡艺术家都认为自己从事的门类是神圣的。韩喜增也不例外。当他了解了黄耿卓这段时间的经历和心情后，便打算让他也搞美术。他知道眼前这个专心致志看他做画的小伙子，在学校办黑板报还是有那么两下子的。

“试试就试试，怕什么？”黄耿卓自信地回答。越是没有名望的人，越是什么都敢干，且干起来无所顾忌。反正无人知道自己，干不好也不会有人笑话。黄耿卓当时就是怀着这样的心理，才承诺下来的。

于是，在韩喜增的极力保荐下，黄耿卓终于到节煤展览筹备组当了一名美工。那时，由于展览人员都是从各单位抽来的，工资也自然是在原单位开。而他当时还没有工作，工资当然也就没了指望，只能一天吃三顿饭了事。那时节，还不时兴有偿服务，好在自己又没有负担，一天能混到嘴里三顿饭，也就心满意足了。

黄耿卓小试锋芒，画了两张后，立刻得到了展览会筹备人员的赏识。他们便把地区所属各县的任务都交给了他。任务大他不怕，那会儿年轻人喜欢的就是干不完的活儿。

于是他调动了头脑中全部艺术积蓄，使尽了浑身解数。好在展览的插图都是一些线条勾勒之类，充其量涂两笔广告

色。没有绘画深奥的理论，也没有绘画正统的分野和技巧。所以，仅凭在学校办黑板报的基础，他就把这活拿下来了。

经过大约一个星期的光景，属于他画的部分便全部交了工。经验收，没有挑剔出明显的毛病，于是他在办展览的人中获得了一个“邢台那个画得挺不错的小家伙”的称号。

谁知，由于任务完得又快又好，竟给他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难堪，使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下午，我该回去了吧？”这天吃中饭时，黄耿卓问那个都叫他组长的人。

那时别看他已经20岁了，但应该说还是相当幼稚的。他认为画完了自己的任务，就该回去，不然白吃饭是会于心不忍的。其实庞大的展览经费，哪在乎他小小的胃口装这一星半点，何况他又不挣钱，节省下来的开支，少说也够他吃半年6个月的。可他偏偏就不往这上面想。

“不、不忙。下午你找我一下。”那个戴眼镜的组长吃得鼻头直冒汗，掏出一方洁白的手绢边擦边说。

遵嘱，黄耿卓下午找到了眼镜组长。他把耿卓领到几块展览图板前，手指着说：“这是邢师美术老师庞修志搞的，画了半截病了，住了医院。经我们商量，准备叫你接着搞下去。我看这样容易出现前后不统一，影响展览效果，你不如把前面的都涂掉。这样，你干起来也就不会受什么限制了。”

这时，黄耿卓才明白，不叫他回去原来是这个意思。但干活多他不怕，反正干一天吃一天，叫改庞老师画好的前半部分，他却不能干。他只是个不入门的业余小画工，而庞老

师毕业于河北师院绘画系，并在邢台弟子三千，是个权威人士哩！

“要不，就这样接下去算了！”黄耿卓权衡利弊，折衷地说。

“不行不行！这是筹备组研究定了的，那样肯定会影响展览效果。”眼镜组长的口气不容置辩。

黄耿卓呆了。他越想觉得越不是回子事，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到底怎么办呢？唉，受这个罪！不如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吧！于是，他仿效古时弃官出走挂冠封印的做法，把所用的毛笔都洗干净挂起来，把颜料等其它用品都整整齐齐归类摆好，然后趁人不注意，溜之大吉了。

溜，别看听着不怎么顺耳，但在这伙办展览的人中，还就是他有这个独特的便利条件。没有工资关系，没有户口关系，没有档案关系，他走，谁也奈何他不得。

他满以为这样一来，便会无人再过问他的事。其实，他想错了。他涉世未深，哪知其中的道道，就在他出走的第二天，市宣传部的一位负责人便找到他，要他无论如何必须回去。

“叫我改庞老师的画，我怎么敢。你说该怎么办？”黄耿卓只有去讨教韩喜增，意欲叫韩喜增找个地方藏一藏，躲过这一段再说。谁知韩喜增也是劝他回去干。

“回去干吧！这有什么？庞老师病了，又不是别的事。再说，也可能是人家认为庞老师画得好，你的差，配到一起不好看。才叫你从头开始的！”韩喜增颇善研究人的心理，他知道不拐个弯，是很难制服这头初生之犊的。

听了韩喜增的分析，想想觉得也有道理，他只好讪讪复

出，~~重~~端起一大碗的饭碗。

正是这一次尽管吃了很大的气力，和自己先前搞的那一组相比，~~颜色~~色不少。这一点，连筹备组的人都看出来了。

这奇怪的现象，黄耿卓当时并不知是什么缘故，问过韩喜增，才知道是心境对做画的影响，使创作才能不能得以正确发挥。于是他明白了绘画的第一个涉及理论的问题。

命运之神的降临莫不是命中注定的吧？黄耿卓吃了一个月展览饭，却成了他命运转变的契机。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一种工作只要你能干，并能干得差不多，以后凡有了这方面的事，管事的还会想到你。

自从黄耿卓搞了节煤展览，算是在邢台市宣传部门挂上了号。正巧，这年地区要搞各县及市电影队幻灯片汇演赛，市宣传部主管这方面工作的赵同波部长一下子就想到了他。

于是，他下到邮电局体验了一段生活，终于和别人合作制出了40多片具有生活气息，并真实反映生活的幻灯片。幻灯片调演时，他又拿出当话剧演员的音韵和嗓口进行了解说。汇演结束后，评委们一致认为邢台市题为《英雄八姐妹》的片子最为成功。于是，评委们都投了这部片子的票。评比结束，美术绘制和解说两个一等奖被黄耿卓双双捧回，为市里争得了荣誉。

这以后，韩喜增便把黄耿卓介绍给了清风影院的经理李训忠。李训忠素有爱材癖好，听说绘制《英雄八姐妹》获奖的黄耿卓还没有到工厂去报到，便找来黄耿卓，把打算要他到影院搞美工的想法，和他具体谈了一遍。

此时黄耿卓对美术已由原来的好奇转变为爱好了。可以说，经过一段和美术的苦恋，他已离不开这行当了。听了李经理的话，自然是一口应承下来，但他有个条件，就是要组织出面，给他把档案和工作关系要过来。

要说这件事并没什么难处，一个人愿到那里工作，原是他的自由。可那个时候，却偏偏不行。他的档案所在部门说，他们正要搞演出，有表演才能的人，他们也正需要。没办法，李经理只好和黄耿卓协商，算他重新参加工作，作为临时工招到清风影院来。

这种办法在当时是一种下下之策，是不会有多少人赞成的。择业不自由固然是一种弊端，但生老病死有保障的隋性心理，又紧紧攫住了人们的进取之心。没有真本事的人，是不会弃船入水，甘涉这个险的。这样的权宜之计也是李经理求贤若渴，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连他自己也弄不清这办法有几分可行性。可是黄耿卓听了只略微思索了一会儿，便仰起头回答道：“临时工就临时工，只要能叫我画画就行！”

这样的回答，使李经理也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他不禁仔细地又端详了这个小伙子一眼。

对于黄耿卓这样的选择，对于他舍弃铁饭碗，自己找饭吃的举动，你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但你如果认为他年轻，考虑问题不周到，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不是没考虑到，而是被绘画迷住了，同时他还认准了这样一条，有真本事到什么时候也会有用。更何况，把自己放到这样一种环境中，无形就给自己增加了一种压力，使自己丝毫不能迁就于自己的赖惰。你能说，这样的考虑欠成熟吗？

从此，他便以一个临时工的身份，成了清风影院一名画

工，当起了韩喜增的帮手，开始了他绘画生涯的第一步。

就在他的电影广告画，显赫地矗立在清风影院门侧的时候，他的五弟黄耿新还正在中学的方程式堆里碰撞。他也不甘心平淡的生活，以16岁年纪观察社会、观察生活得来的感受，写出了一个又一个多幕剧剧本，并大胆地投进邮筒，送到编辑部的桌案上。

当然，这样的年龄，如果有所追求，正是在社会的屏幕上寻找自己位置的时候。究竟一个人适合干什么，在半成熟的心灵中正处于下意识阶段。所以，他有时也到影院来看哥哥耿卓做画。后来他走上国画之路，跟这段历史的插页不无关系。

(二)

邢台本是黄耿新出生的地方，但当他下乡两年，重新踏上这喧嚣的闹市之中，连他自己都感到有些陌生了。这两年，他经历了一生中最艰难的阶段，几乎使他脱胎换骨成另外一个人，因此也更坚定了他必得干出一番事业的雄心。

为什么别人早早就抽回了城，而他黄耿新却要等到最后才能归来？凡有思想的人都不能不思考。

答案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中国这场波及面极广的大动荡，加速了一代人的成熟过程。

别人都回城参加工作很长时间了，他黄耿新依然在悟思村这个七里河南岸的梨乡淘粪掘井，依然要在梨树下低头弯腰挑着药液踉跄三里路去给果树治虫。不是说他黄耿新不该干这活，而是世道太不公平。为什么非他黄耿新干这个

活？

悟思，这个村名是怎么来的？他不知道，但他却在这个村里悟出了人生的真谛，思出了人生的出路。于是，他开始研究梨树，不但研究它的生态、性状，而且研究它的本质特性。他坚信有一天，一定会从这梨树上得到什么。

这里是梨乡，所以抬眼便是梨树。他也便和梨树结下了不解之缘。晚上他给村民用梨木刻手章。谁家过个喜事，他便把开花的梨树画在谁家的影壁墙上。过春节，他又把梨花飘香之类的春联写在红纸上，送给不会写毛笔字的人们。

凡有建树的艺术家，必得热爱生活。尽管黄耿新在生活中吃尽了苦头，但他对生活的热爱，丝毫没有减退。文学家之梦虽然和童年的天真与少年的幻想一起消失了，但是继之而来他又做起了画家梦。回城不久，他听说邢台有个白寿章老先生是专攻中国花鸟画的大师，便程门立雪，亲自登门求教。

“画国画要师法造化，讲求万物皆出于心，尤其是中国花鸟画，心需运用比兴手法来表达画家的灵性……”

白寿章老先生听说耿新是学中国花鸟画的，心情异常兴奋，不但亲绘一幅《荷花》赠给他，还把潜心研究多年的画论讲给他听。

找老先生之前，黄耿新心中还忐忑不安，生怕名人不好接触。这时看到白老先生如此爱护晚辈，又恨自己来晚了。于是他把自己新近完成的几幅画拿给老先生看。老先生不但一一给他做了指导，有的画还亲自添笔增趣。

“看这只鸡。”白老先生指着一幅画上正啄米的鸡说，“瞳孔画得太大了。根据你画中的树影短来推断，画面取时

于中午无疑，但中午阳光强烈，鸡的瞳孔最大不过象绿豆一样。早晨和傍晚光线暗下来，鸡的瞳孔才会放大。不能一幅画上中午的时间和黄昏的鸡并存，那样不协调不说，还容易被同道笑话。观察生活是画家的第一职能，比笔墨纸砚重要的多。”

白老先生指出黄耿新画中的缺陷，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后他在创作上更认真了，观察生活也更仔细了。经过白老先生一段时间的言传手教，他的画有了长足的进步，也使他对中国画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

1973年，黄耿新从师的第一个年头，他的作品《工地晨曲》终于在邢台地区美术作品展中露出了头角，并被选入了当年的地区美术作品选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那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要说给社会带来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造就了一大批能再现这段历史的作家。但勿庸讳言，这次运动也造就了一大批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其他有识之士。黄耿新自从在地区获奖后，又开始了他的锲而不舍的拼搏。

真的，自从获奖后，他一直在苦苦寻找适合于自己风格流派的大画师。后来，他终于得知天津美术学院副院长孙起峰教授是中国花鸟画的权威人士，便慕名踏上了赴津门的路。谁料，孙教授看了他的画，竟贬得一无是处，说他的画还差得远。末了，给了他一张画，让他回去继续演练去了。

他走出孙教授的家门，真想大哭一场，可是哭又有什么用，还是从画上找找差距吧！于是他找个僻静而背风的墙

角，把孙教授送他的那幅画挂起来。他要仔细研究研究这张画的高明之处。尽管他心中有些悲凄凄的感觉，但只有找出差距才能使自己进步这样一条浅显的道理，他还是清楚的。

他在这张挂起的画前踱来踱去，初看并看不出高在哪里。可看了一会儿，逐渐瞧出了门道。画面上的两只鸟他记得分明是在两个枝头，怎么眨眼便到了一个枝头上了呢？他揉揉眼再看，两只鸟又分别到了两个枝头上，树枝还有些晃动呢！他高兴极了，在原地一蹦就是三尺高。中国画的真谛到底叫他找到了。孙教授画上的两只鸟呼与应之情态，一下子点破了他心中的迷津。此时他才明白老教授的苦心，不和他多讲而送他这幅画，原来是看他的悟性如何。

回邢后，在白寿章老先生处，黄耿新又遇到一位国画大师田辛甫。他原是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曾是白寿章老先生的弟子。那会儿，他正在隆尧的一个农场改造思想，是到邢台看望老师的。一进门见画案上有宣纸、有画笔颜料等，埋头就画，及至老师问他的遭遇时，他也顾不得回答。时辰不大，便把一张画涂好，送到老师手上。

一旁的黄耿新看得呆了。他既为田辛甫的功力所感叹，又为他谦虚奉师的独特方式而折服。第二天，他问起白老先生，田辛甫不回答老师问他的问题时，老先生便拿出田辛甫的那张画，指着说：

“他要回答的都在这上面呢！”

黄耿新看那张画，画上只有一只正飞着的大雁，除此外别无解说。于是他摇摇头，茫然地望着白老先生。

“再看！”老先生严厉地只说出两个字。

于是他又仔细看了一遍。这幅题《芦雁》的画上，没有

一根芦苇，只有一只大雁在顶着风、歪着头飞行。那伸展不开的翅膀，时刻都有停止扇动的可能。不知怎么，他看着看着，忽想起下乡时刚学担水的情景。那时，他个头小，肩头嫩，垫着块枕巾还压得疼痛钻心，但他咬着牙，双手托着扁担，艰难地向前一步一步挪动。

当时没落下来的眼泪，在这幅画的面前却情不自禁地落下来了。

他哭了，白老先生却笑了。他庆幸自己这个关门弟子从画中得到了内在的东西，成功有望了。

通过这两次从画中得到的启发，黄耿新的画锋日盛。一年后，他再到天津求教于孙启峰教授，老教授看了他的画，不禁大吃一惊，竟然把他的画拿到讲台上给学生们当了教材。

此时的黄耿新又该怎样想呢？

(三)

街头广场，到处都矗起三四屋楼高的大牌子，上面画着巨大的人物画像，现在说起来似乎是在讲天方夜谭，年轻一些的后生们谁也不会相信。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中国大陆的每个城市都有几座或几十座这样的景观，却是千真万确的。

那时的邢台别看牛屁股般小，但也忠心可佳。于是现在卧牛石雕仙居的地方和老马路街西口等地方，不日便矗起几座这样时代的产物。画这些人像的任务，除了从中央美术学院请来几个专家外，就都是地方上凑集起来的土画工们了。

年方20余岁的黄耿卓，就是这土画工中的一个。

对于一个绘画刚入点门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难得的